

朝花夕拾

再见孙惠柱,他在台上侃侃而谈,他已不是19世纪80年代风华正茂的模样,但他的戏剧理念似乎还是《话剧结构新探》所倡导的那样,用引导而非屈就观众来缩短戏剧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 吴玫

海外剧、耽改剧、大制作电影、网络大电影、抖音等娱乐手段已将观众群体分割得差不多的当下,戏剧还有票房号召力吗?在我认定已经无人青睐话剧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上海徐家汇的上剧场几乎每上演一出新戏就场场爆满,而安福路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更是文艺青年的聚散地。剧目虽然不是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莫里哀的《吝嗇鬼》、迪伦马特的《物理学家》、萨特的《肮脏的手》和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等等世界戏剧舞台上的经典之作,有人愿意暂时摆脱电声光合成的瞬息万变,走进剧场里听舞台上的演员慢慢陈述未必惊天动地的故事,也能让我这个曾经的话剧迷深感欣慰。

为此,数年前我去东方艺术中心欣赏了连台戏《让我牵起你的手》和契诃夫的《海鸥》——由赖声川编剧的表现契诃夫在生命最后时刻与妻子关系的《让我牵起你的手》,倒是中规中矩的话剧,被大幅度修整过的《海鸥》,就满不是那回事了。对情节删繁就简、对场景随心所欲地搬迁、对人物性格格式化,甚至让所有人物都顶着一个中国人的姓名,这些我以为为损伤了契诃夫原著的处理让我疑惑:戏剧必须要用这种方法缩小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了吗?

《海鸥》之后,也陆续看过几次话剧,要么编剧或者导演是我的朋友,要么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服务了一辈子的同学赠票与我,我自己几乎没有主动进过表演话剧的剧场。

就在实体书店被普遍唱衰的时候,冠以“朵云”的书店竟然一家紧接一家地在我上海最好地段开门迎客:思南路的朵云书店思南书局、上海中心的朵云旗舰店、皋兰路的朵云诗歌店、松江广富林遗址的朵云书院、长乐路的朵云戏剧店。除了广富林遗址的那一家,几家朵云我都去过,真是各有各的美好。已成书店常规项目的阅读活动,“朵云”安排起来也是“别有用心”,大的活动多半在旗舰店,邀请读者参与的诵读活动多半在思南店,与诗歌相关的活动在诗歌店,而开张不久的戏剧店,接纳的活动一定与戏剧相关,比如,4月10日下午举办的活动是“《尘埃落定》:从文学到话剧,如何用诗意再现历史”。

这场活动,不仅让我更进一步了解到阿来为这部长篇小说付出过什么样的心血,也更进一步理解了《尘埃落定》的文学价值,更看到了小说《尘埃落定》的读者对成为话剧的《尘埃落定》的热爱,他们对舞台上二少爷的追捧,让我意识到,很长一段时间来,我可能误解了上海的话剧舞台。恰好,同一个场地,11日下午将有一场主题为“我们与戏剧的距离”的活动,尤其在得知嘉宾之一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孙惠柱教授后,我马上决定参加。

那时,我着了魔似的奔走在上海各大演出话剧的剧场,像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瑞金剧场、长征剧场,以及虽还在风头已经被新剧场抢了去的上海戏剧学院校园里的旧剧场。焦晃、李媛媛、奚美娟,周野芒、吕凉……这些上海话剧舞台上的弄潮儿,在胡伟民等一代为了艺术能舍弃一切的著名导演点拨下,联袂为上海的话剧舞台描画出了亮丽的风景。那时,孙惠柱还在上海戏剧学院读研究生吧?一本《话剧结构新探》读得我佩服之至,虽说关注话剧以后也好像忘了孙惠柱,可他就像是

一个老熟人,那么多年以后蓦然在一张海报上见到他的名字,就觉得这是一场值得信任的活动。

事实也是如此。

腹有诗书的人若开口一定脚踏实地,孙惠柱到朵云戏剧店给我们分享“我们与戏剧的距离”这一话题,是带着他的两部戏《朱丽小姐》和《朱丽先生》来的。

稍微了解戏剧史的,大概都知道世界现代戏剧之父、瑞典著名剧作家斯特林堡写过一部剧作《朱丽小姐》,此番孙惠柱带来的《朱丽小姐》,与斯特林堡的《朱丽小姐》有什么关系?

1997年,孙惠柱给一群在戏曲舞台上大放异彩的大腕上课时被问及,有没有可以搬上戏曲舞台的好本子?他想到了斯特林堡的自然主义典范之作《朱丽小姐》。为什么?因为《朱丽小姐》的剧情永不过时:未婚夫忍受不了朱丽小姐怪癖的性格,撕毁了婚约。仲夏夜的微风撩拨得朱丽小姐难以自持,叫男仆“让”陪她跳舞。“让”出身低贱,对朱丽小姐垂涎已久,便乘机求爱,说为了得到小姐垂爱,宁愿一死。朱丽小姐大为感动,便顺从地委身于“让”,并合谋私奔。朱丽偷了父亲的钱做盘费,被厨娘发现,这时门铃大响,她的父亲、体面的伯爵大人回来了。她不想令自己和父亲身败名裂,求“让”出个主意,“让”递给她一把剃刀,劝她自杀。朱丽镇定下来,持刀开门走了出去……

孙惠柱教授说,背离自己阶级大半夜的朱丽小姐,是漫长岁月里很多追求浪漫爱情的女性的代表,所以故事永不过时。看,他将《朱丽小姐》改编成京剧于2010年首演后,无论在国内还是到国外,一直很受观众欢迎,所以,当2021年户外舞台演出季在上海文化广场开启后,孙惠柱很有底气地将京剧《朱丽小姐》推上了这个舞台。不过,他还带来了一部专为替《朱丽小姐》创作的续集,悲喜韵剧《朱丽先生》。

韵剧介于话剧与戏曲之间,台词通篇押韵并突出韵律感。在类似戏曲一桌二椅的简洁舞台上,演员以融合某些戏曲程式与现代舞的动作,诗化地展现韵剧本体的独特魅力,此为《朱丽先生》表现手段的特别之处。既为《朱丽小姐》的续集,《朱丽先生》是怎么延续《朱丽小姐》情节的?

朱丽小姐之所以能摇身一变成了朱丽先生,孙惠柱假设,朱丽小姐自杀未果,成了教书先生。到了《朱丽先生》里,角色全都变成了中国人:朱丽和佣人项强半夜情后寻死被救。老爷为项强和女佣思妮主婚,不久去世,项强打理起老爷财产。六年后朱丽已是项强和思妮的儿子春哥的教书先生。思妮怕儿子嫌弃亲娘,要先生给母子一道授课。朱丽拒绝,思妮怒而不许她再教春哥。项强去找朱丽赔罪,见她在写长诗,便读了起来。项强读到诗中像在嘲讽自己,就点火烧诗。朱丽冲来扑火,两人一起倒地……《朱丽先生》通过多元的喜剧与悲剧元素以及风格化的表演,探索了一个问题多种答案的可能性,亦即爱情到底能不能跨越社会地位的差异?门不当户不对的一对男女到底能不能永远在一起?两代人之间的代际冲突有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等等。

再见孙惠柱在台上侃侃而谈,他已不是19世纪80年代风华正茂的模样,但他的戏剧理念似乎还是《话剧结构新探》所倡导的那样,用引导而非屈就观众来缩短戏剧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 王宁泊

春日的到来只需要一场雨,一场雨后,点点滴滴的色彩开始在我们四周,一点一点地冒出来。在依然有些干枯的树枝上,在依然有些沉闷的深绿色灌木上,落满了白色的、粉色的、淡黄色的蝴蝶。我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坐在图书馆一角,背靠着一排一排陈旧、略微泛黄的书籍,呼吸着印刷品那干燥的气息,静静地透过暗红色的窗框观赏着阳光下颤动的白色玉兰花。这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季节,正午的阳光充沛,仿佛有了那么一些初夏的炎热,但是晚上气温却迅速回落,料峭春风还会带来些许寒意。仿佛,白天刚刚苏醒的一切又重新沉寂下去,等待着夜晚的阴冷散去,等待着新的阳光与温暖将它们再次唤醒。

法国的丹纳认为人的艺术创作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到气候的影响。比如地中海阳光充沛,生活在附近的人们也常常热情好客;北欧靠近北极圈的地方常常夜晚时间长,四季寒冷,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也就变得理性和一丝不苟,往往沉默寡言但是思想细腻。春日的朦胧反映在我们的心理中,就是一只蠢蠢欲动的小兽,既有欢腾奔跑的欲望,又有点畏手畏足不敢前进。每个人心里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知所措,也都会有点欣喜与期待。有一股热情与能量潜伏在土地下,潜伏在我们心里,时刻试探着、等待着能够释放出的那一天。通常我们感受春天,总是将目光聚焦于早春的前动与生机勃勃,似乎忽略了早春阳光之下的丝丝寒意,忽略了清冷与温暖之间的徘徊。

在侯麦的电影《春天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那个从冬天向春天过渡的时期,一切似乎都孕育着希望,但也因刚刚解冻而脆弱、徘徊。春天,天气乍暖还寒,万物似睡非睡,一切都被一只大手抚摸着,搅动着,包括人类那刚刚从寒冬苏醒,半梦半醒的感情。整部电影就如同早春一般,有些许温暖,有些许冷清,一切都温嫩、平缓。我们仿佛看不到有什么跌宕起伏的剧情,能感受到的不过是一股股感情的流淌。

哲学老师让娜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同样孤单的女孩娜塔莎,两个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因为让娜自己的房子借给参

500多年历史的古典园林,后人在保留传统版本的同时,忽然有了一个脱胎于传统版本的让人耳目一新的创新版本。今天的园林人,以既继承又创新的方式致敬前人。

夜朦胧,园朦胧

■ 老九

有朋自远方来,恰巧苏州名园拙政园推出“拙政问雅”的夜花园项目,朋友亦点名要游玩此夜花园,于是晚饭后带小酌黄酒的微醺,安步当车,步履飘飘,直奔西北街的拙政园而去。

途中,朋友问我“拙政”园名的寓意,我笑,这是考我啊。他答曰,也可以这样理解吧,否则,30多年的客居苏州,既愧对了客居,又愧对了苏州。无奈,我只好照本宣科说到首任园主王献臣、首任设计师文徵明,还有必不可少的出典处《闲居赋》:晋潘岳氏仕宦不达,故筑室种树,灌园鬻蔬,曰:“此亦拙者之为政”也。朋友应,那就是带有归隐的意味,做官不顺,就退隐居家过小日子,种菜钓鱼,不想做成了这么个绵延五百多年不倒的项目,也算趣人有趣福,拙而不笨也。话中有酒意,不必多计较。

说活间,拙政园到了。苏州名园众多,在初次游园者看来,一个个园子几乎是孪生姐妹,都差不多,分辨不出什么差异来;其实初通门道后,慢慢游览体味,还是会分辨出各有千秋。一如品茶,都是茶树上的嫩芽经烘焙晒干,用开水冲泡出汤汁来,但普遍原理下的各自道略,那个差别可是千变万化,成了蔚为壮观的茶经茶文化。30多年的客居,我自然是访遍了所有的名园,拙政园更是游览多次。在我看来,苏州园林不但每一座园林各不相同,就是同一座园林,也会因为季节不一样而变幻出不一样的风情来。相比之下,最古老的沧浪亭适合雨后或微雨中游览,得山野之气;留园自然适合在晴朗的秋日徜徉其间,桂芬馥郁,“留”意十足;拙政园则是夏天最佳,此园面积大,水域辽阔,荷叶莲花的氛围无与伦比。眼下是早春,属于“草色遥看近却无”,荷情更是尚未启动。但进园即隐隐能感觉到荷花和莲叶的气息,绝不是记忆的原因,这不能不让人暗暗惊讶。

加面试的表妹居住,恰好娜塔莎的父亲出差,长时间不回家,娜塔莎便热情地邀请让娜到自己的家里住上几日。就是这样一个机缘巧合,让娜介入了娜塔莎的家庭,一个由女儿、父亲与父亲的情人组成的小家庭之中。娜塔莎对自己父亲的女朋友艾娃不满,她怀疑艾娃偷走了自己外祖母留给自己的一条项链。娜塔莎欣赏让娜的睿智与理性,虽然让娜一再重申自己已经有男友,但娜塔莎似乎仍有意撮合自己的父亲与让娜,因此让娜有所误解。

让娜作为一个哲学老师,始终都扮演着理性与冷静角色,即使有一点感情的流露,也会立刻收敛起来,审视自己的行为与心理。就像让娜出场时的背景音乐,象征着古典哲学的审慎与严肃,对生命的思考。相比之下,娜塔莎就仿佛一只跌跌撞撞的小兽,有着沈从文笔下翠翠的天真与纯洁,也又有着一些都市少女的任性。影片中她磕磕绊绊地弹奏舒曼的《第一钢琴奏鸣曲》,断断续续的温柔旋律就像她玩弄小女生的诡计与猜测,试图撮合让娜与自己的父亲,任性地表达着自己对父亲女友的不满。

我们没有办法对娜塔莎生气,所有的埋怨都在娜塔莎的眼泪中烟消云散,看到她哭泣,我们只想去看抱抱她,说一句没关系。在舒缓的旋律中,在春天明媚但不刺眼的阳光中,爱情漫不经心地游走在暧昧与自我理性意志之间。没有贝托鲁奇《戏梦巴黎》那样的放纵梦幻,也不同于波兰斯基《苔丝》那样的疯狂,让娜、娜塔莎与娜塔莎的父亲,父亲的女友之间,展现出来的是法国人的理性与多情,以及他们对生活充满思考的同时也享受生活的每一时刻。没有可怕的追逐,就像是初春那样的自然。

不同的作家与导演对于矛盾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在侯麦的镜头下,这些矛盾仿佛被覆盖了一层柔光,再激烈的争吵,在春光中,在微开的百花中,都成了一场充满理性与智慧的说服。争吵与矛盾只是以温和的,似乎像是辩论一样的方式徐徐发生。主人公总是在喋喋不休,讨论的内容也都涉及哲学与内心的思考,比如让娜和娜塔莎父女以及艾娃在饭桌上谈及康德的经验哲学,每个人都在试图说服别人,也在尝试着反省自身。无论这些讨论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争吵都是半途而废的,似乎最后

也没有什么结果。这样的呈现不同于我们习以为常的好莱坞大片式的套路,看到开头就能大致猜出结局。这喋喋不休的讨论与漫无目的的散步,倒像是我们每天正在经历的生活本身,没有人能够一眼看到自己生活的结局,我们都是在这琐碎中享受着生活的过程。这的确像是加了一层滤镜的生活,真实的我们或许很难带着那平静似水的心态去面对每天的争吵与繁琐。但这层滤镜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遥不可及,相反这层滤镜也是我们生活本身,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普通的平静生活。只是在春光的朦胧中柔和了面孔,在缓慢的散步中放慢了节奏。

就像《爱在黎明破晓时》,《春天的故事》也充斥着大量的对话,这些对话很大一部分也是人物在悠闲的散步中进行的,在散步中谈论自己的情感,谈论家庭与爱情,在散步中谈论哲学。我想起宗白华写的一本美学的科普性质读物《美学散步》,书中传达着这样一个观点:美是心灵节奏的自由表现。“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旁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兴趣的岩石。无论是鲜花还是岩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忆。”也正像我一直以来很喜欢的那一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初春的道路两旁常常能发现点滴的、微微绽放的花朵,头顶也时不时出现些许久违的新绿。这些生机令我们心中愉悦,脚步也不由得变得轻快。我们心中所爱的其实并不全是这鲜花与新芽本身,而是这朦胧的生机在我们心中唤起的那一份轻松。我们愿意把理性暂时放一放,把沉重的生活暂时丢在一旁,就像让娜与娜塔莎一样,逃离那令人厌烦无聊的聚会,到枫丹白露的草坪上随意地散步。

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喜欢与自己的学生一边散步一边探讨问题,后人将其称为“散步学派”。在春天的柔和中,步伐的节奏仿佛也踏在诗的韵律上。如果我们说炎炎夏日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而淡漠的初春则是一层薄薄的无色清漆,让木材在世俗的空气中逃脱了腐败。也恰恰是那轻柔的、徘徊的,如初春般乍暖还寒又孕育生机和希望的生活,带给我们如同散步般的心旷神怡和愉悦,帮助我们抵挡、融化那冬季残留下的丝丝寒意。

春花秋月

价值更是白天游玩所得的数倍。游客在做梦,园林也在做梦。

我也是第一次“夜游”,踏足在我熟悉的园林土地上,这颠覆了我过去对拙政园的印象。白天众多人的游园,似乎园主举家外出,我们大大咧咧地在人家大宅中指指点点,评头论足;而夜游,显然是主人一家都归家了,晚饭后在各自读书的读书,做女红的做女红。当然也有人在自家花园中看戏、游园,我们一千灯笼引路的人马,是人家的客人亲眷,那就该有做客人亲眷的样子,走路有走相,说话有说相,比平时更加绅士淑女起来。很有意思!

朋友小声对我说,如果是在盛夏,满园的荷叶荷花红红绿绿的,那就更好了,就仿佛进入朱自清《荷塘月色》的意境了。文章写荷花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我们这里,反其意而行之,昆曲的唱腔,也通感成了荷花的清香。

我对他说,朱自清还有一篇美文,叫《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是评论教师同事赠送他画作的,也与今夜的拙政园挺合拍。

我环视灯光下的拙政园,想到水彩画中的湿画法,就是在画的过程中纸是始终潮湿的,将纸打湿了再画。其实也是水墨画常用的技法。这样,水色渗透、晕化,容易达到一种十分自然、柔和、滋润的效果,尤其是江南烟雨的表现,非常传神,有一种灵动的梦幻感。今晚的拙政园,不正是这样的夜也朦胧,园也朦胧吗?明明有明月的美,朦胧有朦胧的美。

500多年历史的古典园林,后人在保留传统版本的同时,忽然有了一个脱胎于传统版本的让人耳目一新的创新版本。今天的园林人,以既继承又创新的方式致敬前人。

朋友说,以后招待来苏州的朋友,吃喝上可以简单点,一定要看苏州的园林,白天的和夜间的都看看。园林中,就有苏州精神,苏式生活。



徐建军/摄

俏枝头